

2025. 7

不定期刊

语苗

创刊号

语苗社创刊辞

中国顶层政治架构

臭了的招牌

皖中某金属加工厂考察散记

并不欠什么

国内社会热点事件简评

左翼怪象（一）

薪炭（诗）

本刊启事



沈曾如

官场

沈曾如

风子

沈曾如

沈曾如

沈曾如

风子

1号

语苗社创刊辞

沉曾如

往看这许少年，志在改革世界的斗士频现，撒播了不少火种，为人类进步作了不少努力。

我究竟不很清楚有多少一样地下的同仁未能看见彼此，但他们想必也暗中奋斗与挣扎着。但愿先觉的人们能听见更多自己阵营的声音，不至于因言禁和同仁搁笔的万马齐喑而感到冷寂，能知道自己并不是独走在解放的路上。

于是我们决定创此刊作为发声的地方，它是我们舆论和联系的工具。并取刊名与社名“语苗”二字，新起的思想是嫩绿的树苗，虽孱弱，但经铁和血的斗争后，就有机会发育成大树。

首先，自然就是申明自己的主张。

我们认为，第一，凡事需调查研究。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对我国实情作番切实的分析。大的方面，要探明敌情及找出有效滋长己势的方法，搞清革命的基本问题；小的方面，系统性地收集某地的材料，对其经济情况进行分析，搞清各行业劳动条件、劳工生活和要求等，做好信息上的准备。略看中国近代史，

早些有“经世致用”，晚些有“反对本本主义”，先驱们对此早有论述，总结不过四个字——唯物主义。

应该要问：这个调查是直接去工地、工厂、农田等地方调查吗？

问得好，只有成为劳动者，才切身理解劳动者的苦和需求。却也少不了花掉大量心力在机械的工作上，大部分时间都和努力挣钱的普通人无异。如果什么准备不做就莽干，就如冥行盲索，夜里摸黑，不可能有太多收获。

但这不是逃避的推辞，亲身投入生产实践是绝对必要的。只是在动身前，还需对当地的国土规划和特点等等进行基本的分析。有了这样的准备，就相当于头脑中渐渐有了贴近实际的大纲，能更好理解群众的需求和想法，形成更深入的认识。

调查重要的是对群众负责，要确保真实，而不是为了份好看的报告而歪曲甚至造假。所以应当和人们再三核对，确保调查中没有脱离实际的问题。

第二，发展和团结群众。鉴于无产阶级报刊传播史上的优秀传统，我们将寻找或培养可承担报道、通讯等重要职能的人。由他们帮辅着我们调查和宣传，决不关门办报。我们想做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要拍现在新的、活着的、真实的社会状况的写

真，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扩大他们的诉求。并且反映无产阶级的一切进步的表现。以灵活的宣传方式发展革命的力量。

至于组织活动中的外围问题，像工人小组、学生社团等。有一种偏见：对于先进者，一定要吸纳进组织里当个正儿八经的成员，好似这样才能使其进步；好似只有用纪律约束着才能好好干活。所以遇见稍懂马列的，可算积极分子的，便赶紧拉进什么鸟群，再找点事给他们做，最后约法三章，让他们遵守，这就当作外围了。

不过，要广泛的群众组织，又不容易被破获。着实应设法使他们不具有明确的形式，由先进者里优秀可靠的人组成核心，担任宣发、通讯等工作，并且要帮他们建立对这些零碎工作和我们的信心，对集体事业的信心。

第三，做到严格的社员要求。若良莠不齐，甚至政治立场都不一，对我们来说就会有许多隐患和难以调和的矛盾。所以，我们的成员——须对人类解放事业矢志不渝，他们的决心不能被轻易动摇；须有平和待人的情商，不冷嘲，不暗斗，要正直公道。有了不满和矛盾敢于当人面说出来，共求解决与团结；须有科学的精神，不尚浮华，不慕虚荣，长求上进。

从目前的任务要求来看，我们认为有这些品质的才是值得托付的好同志。

以上便是我们现在发展的蓝图，愿与诸君共同努力。

中国顶层权力架构*

官场

权力重心

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名义上是议会制，实质上是一党专政。而执政党内部，根据的是民主集中、集体领导的原则，实行委员会制度，权力掌握于各个不同级别、类别的委员会。

而在党内顶层政治架构中，权力分为四层。分别是：

党全国代表大会 通常每五年一次。参与的人数越多，人员来源越广泛，就越具有合法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内权力合法性的最高来源。

* 转载文案，略作修改。

大会会选举出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以及中纪委委员。如2022年的二十大，就是一次典型的全国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 每年举行不少于一次全体会议，称之为某某届中央委员会第某次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可以选举或罢免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党内职务，或改选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决议以“全体会议公报”的形式对外发布。

著名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有，1978年邓小平夺取最高权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89年江泽民升任总书记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等。

中央政治局 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通常由二十多名政治局委员组成，是中国政治实质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委员均兼任全国最重要的一系列职务。国家和党内重大事务，均由政治局进行集体决策。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策，会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对外发布。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是中央政治局的常设机关，是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机构，平时代行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政治局常委会通过的决议，通常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外发布，就合法性而言，略低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

建国以来，全国上下都处于建设期，政治体制历经过多次变更，国家政治结构没有固定的标准。所以，我们对政治局委员及其职务的概念，主要以江泽民时代开始形成的稳定且制度化的形式，作为概念定义的标准。

目前，有资格由政治局委员担任的重要职务，约有三十个。每位政治局委员即担任其中一个或兼任多个职务。由其所担任职务的重要程度，也反映出委员的政治实力。

党中央

中央总书记 是中国执政党的最高领袖，全面统管党务。根据中国执政党章程，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以及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总书记可通过中央书记处，直接对全国党务进行日常管理，并可通过政治局会议，间接进行国家重大决策。2017年后，所有政治局委员，每年须向总书记进行书面述职，总书记对全国重要干部的管控能力自此进一步加强。

虽然该职务本身，直接可行使的职权局限于党务和干部管理，但仅本身职权，已是全国第一。并据惯例，总书记通常兼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面掌握最高权力。并以统管多个专项委员会的形式，可对全国政务进行直接管理，是全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中央书记处 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日常代表中央行使职权。书记处下设数个职能部门和办事机构，统管党务和全国多项重要事务。

中央书记处通常设数名书记处书记，其中排名第一的书记处书记负责日常主持书记处工作，又称书记处常务书记。也可以理解为中央副书记。通常由政治局常务委员兼任，并同时兼任其他重要职务。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是执政党的最高纪律检察机关，主要职权为反腐败。中纪委委员，由党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所以，在理论上中纪委与中央委员会平级，不需要对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负责。

因干部队伍中腐败的普遍性，该委员会几乎掌握了全国干部的生杀大权，权力极大。中纪委书记由一名政治局常委担任，

是中国政治中排名靠前的要职。排名第一的副书记则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主要负责中央的日常行政管理，以及执行跟进中央的各项决策。该厅主任，通俗地说就是中央的大内总管，总书记的影子。通常由一名中央书记处书记担任，其工作除了主持办公厅的日常行政外，更重要的工作是作为总书记的贴身秘书。

其职务权力，可根据总书记意志可大可小。往大地说，中办主任可以代总书记批阅文件，署理朝政，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往小的说，中办主任也可以是一个纯粹的行政经理，统管高官们的差旅住宿，以及维修打印机之类的重要业务。

中央委员会组织部 主要负责干部管理，以及组织和队伍的建设，统管全国官僚系统。中组部在全国高级干部的考核、选拔、任用方面具有巨大的话语权，虽然干部任用的决定权，掌握在各级党委手中，但中组部所拥有的建议权和对中管干部的绩效考核权，仍能让很多干部获得梦寐以求的升官机会。通过中组部对干部队伍进行未来布局，也可以影响今后十数年的政治格局。

就近几年来说，中组部的权力次序位于中央书记处几个职能部门的首位，而在历史上中组部部长获得晋升的机会也大于其他职能部门。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该委员会工作极为低调，是一个大多数人没有听说过的部门。该委员会成立于1997年，职能为掌管国家的意识形态及宣传工作。因进入新世纪以来，传媒发展日新月异，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全国上下的渗透无孔不入，故设立该委员会。

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开始，该委员会主任一直由政治局常务委员担任，并由中宣部部长担任该委员会副主任，该委员会统管范围宽泛，包括媒体、新闻、网络、言论等方面。如今可容国民公开交流的地方，都不容许妄议今上，肆传主义和观点，可谓二十多年来工作卓有成效。

中央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有权指导协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为各种社会分子提供抓捕、起诉、审判、关押一条龙服务。

在2018年以前，政法委还掌握武警部队的指挥权，几乎全面掌握所有针对大众的国家暴力机器。就实际效果而言，政

法委不仅全面掌控社会治安，还近乎掌控了刑法的实际执行和解释的权力。权力之大，甚至还可凌驾法律之上，曾是全国实际权力最大的几个部门之一。

但自 2018 年始，武警部队的指挥权被收归中央军委，此次收权被普遍认为是周永康事件的余波。自此，各级政法委失去了同级武警部队的指挥权，失去了最硬的枪杆子。地位略有下降。但仍是中央核心的实权部门。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是中央委员会负责统筹外交政策，外事管理工作的办事机构。由外交工作最前线的人员负责主持工作，是中国外交的真正操盘手。

随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提高，外交事务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外事办也从中央边缘部门，逐渐靠近权力核心。外事办主任，甚至有在未来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可能性。

中央委员会宣传部 是中央委员会主管宣传思想、社情舆论和新闻媒体工作的职能部门，中宣部曾是中央的重要部门，但自从文明委成立后，中宣部被调整为文明委的下级部门，重要程度明显降低。

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主要负责中央的党外工作，具体包括多党合作、少数民族、宗教事务、非公经济、侨务工作、党外知识分子、港澳台、涉藏工作、涉疆工作等方面。

统战部的工作远离核心权力，与政协的职能高度重合。

中央委员会政策研究室 是中央的最高智囊，专为政治局研究政治理论、政策及草拟文件。政策研究室没有实际权力，其重要性完全取决于中央主要负责人员对于研究室的信任程度。毕竟，中国存在多个类似的理论研究室作为幕僚机构，其影响力完全来自于决策者的偏好。

国 家

国务院 是中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

副总理协助总理分管政府工作，其实际权力取决于分管工作的范围，也可侧面体现受信任程度。

国务委员与副总理一样，同为副国级干部，但政治地位略低于副总理。近年来，国务院下辖的最重要的几个部委，国防部、外交部、公安部的部长，均兼任国务委员，以彰显其职务的重要性。

除几位部长外，国务院秘书长负责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并领导国务院办公厅。秘书长通常也会兼任国务委员，另外还会设一名专职国务委员。职权与副总理类似，分管多个方向的工作，作为副总理的补充。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该会可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直接制定或修改法律，亦或是任免高级官员。通常每年只召开一次。在闭会期间，由人大常委会行使大会职权，委员长负责主持常委会的工作，召集并主持常委会会议。

理论上，中国是一个议会制国家，所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全国最高权力，甚至可宣布执政党为非法组织——虽然这样的事完全不合常理。但也因为权力过大，委员长行使职权的条件非常苛刻，实际行使职权的机会不多。

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主要是进行各类调研、听取各种报告，以及主持制定各类法律。虽然无法做到完全自主，但仅主持制定法律这一项来说，已经可以使委员长的实际职权大小仅次于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

常务副委员长主要工作是协助委员长处理人大的日常工作。从职务权力上来说，其可以主导或影响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但并不掌握最终的决策权。属于中国顶层政治中的边缘岗位，但仍明显强于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政协副主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是中协的全国性组织，是全国性政治协商与咨询机关。全国政协仅有职务级别，但没有实际权力。仅有讨论、建议和批评几项无人看重的职权。

尽管全国政协没有实际职权，但按照惯例，政协的主席通常会分管台湾、香港、澳门、新疆、西藏相关的部分工作。并且作为正国级领导干部，政协主席具有崇高政治地位。在政坛上仍有一定的话语权，就实际职权而言，与副总理接近。

政协常务副主席负责协助全国政协主席处理政协日常工作，拥有非常高的职务级别，但可说没有任何的实际权力，处在顶层政治中的边缘。政治地位来说高于其他副主席。

国家主席 是中国礼仪性和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的主要职能，是根据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决定签发主席令，和代表中国进行国事和外交活动。国家主席不领导任何国家机关，不承担行政、立法、军事权力与责任，仅负责签署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令。国家主席作为国家的最高代表，目前，由中央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兼中央总书记，是虚实合一的国家元首。

国家副主席可受国家主席的委托，代行国家主席的部分职权。是一个典型的荣誉性职位，虽然几乎没有实际职权，但政治地位极高，如果兼任党内职务，通常会处于靠前的位置。

中央军事委员会 有“中国”“中共”两块牌子，人员构成相同。是党和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总称。中央军委主席，是最高军队统帅，掌握解放军及武警部队。是中国政治最重要的几个职务之一，一般由最高领袖兼任。

军委副主席是军队的实际最高管理人员，通常由军人担任。目前的配置为两人，其中一人分管军队建设，另一人分管作战。由于军委的工作仍遵循集体领导原则，所以，军委副主席的实际职权有限。必须在军委主席的领导以及其他几名军委委员的

支持下，才能对军队实行日常管理。并且，不掌握决策权。就权力大小来说与副总理接近。

上海市委书记 是封疆大吏官位中的头把交椅，上海市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以及经济中心，自江泽民以来，除一人意外落马外，每一位上海市委书记，均升任政治局常委。出任上海市委书记，意味着极高的政治前途预期。

北京市委书记 北京是中国首都，市委书记是最有资格由政治局委员担任。但从历史经验看，北京市委书记在政治地位上略低于上海市委书记。

广东省委书记 广东省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近二十年来，政治局委员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多位政治明星进入中央前，曾在广东省任职。广东省委书记与北京市委书记地位并列。

天津市委书记 天津是目前四个直辖市中表现最为暗淡的一个，就政治经济地位而言，有明显的下滑趋势。目前，只能靠直辖市市委书记均为政治局委员的惯例，维持一定的政治地位。

重庆市委书记 自从升格为直辖市以来，历任重庆市委书记均为政治明星。虽然同为直辖市，但实际政治地位仍不及上海和北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 随着新疆社会重回安宁，少数民族地区维稳工作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先前由政治局委员兼任，不过至今年随着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新疆党委书记已跌出跻身政治局的地方职务。¹

中央党校 是中央培训全国高中级领导干部和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学校和思想阵地。

校长由主管干部队伍建设的政治局委员兼任，就职务本身的重要程度而言，党校校长职务远不能达到政治局委员兼任的级别。该职务大概可属于附赠给担任其他重要职务的政治局委员。

欢迎指正。

1 新华网乌鲁木齐7月1日电：马兴瑞同志不再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陈小江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

臭了的招牌

沉曾如

被压迫的总要反抗的，这世道还是吃人的世道，自然就有人要起反旗。我是近年才加入这行列里的，不过我觉得所谓“革命家”“先锋队”这般的名头愈发臭了。历史上也臭过，革命党是会被它的敌人骂作“匪”“贼”的，但是，穷苦百姓到底明白是不是匪和贼。可如今，我却担心革命党这个名声要让人听了不是怕就是发笑。

皆因这些流行的革命家很多不是革命的，先锋队员也不是真的先锋。

这些革不了命家只能见其整日敲锣打鼓，扬铃和打鼓。只见他们整日搜罗新闻时事，或他们敌手的最新动态，然后赶紧配合文章道“资本！”“杀呀！”。

如果要问……

No, no。莫问革命家们怎么屯物资粮食备“杀”，用拳头、刀还是枪准“杀”，在哪起兵去“杀”。这就是你不给领袖们面子了。

您瞧，明天还是大后天，他仍是老样敲敲敲打打打……哎呀，这下祸事，这下祸事。未能看破不说破，实在该绰起脸来

掌嘴，坏了虎将军的威风。也实在该同样相信可能整天光喊“宁有种乎”即可得胜，实事是用不着做的，光发声就能成大事。如果真能不开一枪，不流滴血就能使革命胜利，使资源合理分配，那就是极划算和伟大的买卖，抨击所谓革命家倒是我的不是了。

可不知能否有这样好的事。

不过偶然的时候吧，他们也有了点勇气，打算去社会里试试身手，说是融什么工，于是号召手下集合。

递了几根烟，终于交了些工人朋友。但发工资的时候听领袖说要上交。为何呢？才知道这是财务共产主义和民主集中，是组织路线的重要表现，是好制度。好吧，既然组织发话了，身为一份子看来只好遵命。

虽然革命家们正确无比，英勇高明。可不知为何，敌人还很威风，他们自己的人却在空忙碌下日渐消沉了。挤在出租屋里整日闷闷不乐。

一有人指出来不对，反而被饕道机会主义或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祟，马上被打下去了。虽然要搞清楚那人心里是什么主义，生活上是什么阶级，犯了哪种罪都要充分了解不可，做很大功夫熟稔。但不用劳心费神，明打暗打都是打，只需贴上些标签给带几个帽子就可。

不过革命家终究可成革命家。只不过革掉的不是剥削者的命，而是自己同志的钱包、时间和热情。

都说革命者永远年轻，一定见得如此么？他们耍的分明是几千年一贯已有的鬼蜮手段，栽赃，揣疑，勒令，陷计，诡辩，做作，这不都是精明的老头子吗？更可恨、令作呕的是假革命者往往还要将受骗的可怜人牺牲时流的血包装起来，发些见闻和感悟以装裱招牌，明捧或暗夸领袖们劳苦功高，以唬圈外人。自己却躲在幕后戴着正义和公理的桂冠继续锤着“杀呀！”的鼙鼓。

不过对于酣梦中的人们，他们的到来也可能是一种好事。至少让命苦的知道了原来不是自己不够努力；想反的，初看见他们也像找到了同志，顿时不觉得孤单。从这两个方面讲，意义重大。

可惜除叫醒和安慰服务外不能再有其他帮助，只能作为反面的教训。

他们笔下雄赳赳的字句，大概骗了不少人。引来了不少其中因受了骗而感到苦闷和愤怒的骂客，这是这些假冒的东西自找的。可骂了几年，仍然没有用。对手继续纸上显英雄，骂客自己反倒浪费了许多光阴，嗓子可能也骂得哑了点。虽费了番功夫才晓得人是没有天生的火眼金睛与顺着网线揍人的能耐，以后却可长了记性，知道那些东西到底是先锋还是戏班。

虽然我对此情景也略显无能，声音传不到所有人耳朵里，几乎等于哑巴了。可幸能点醒一个就算一个，希望人们之后不必理会臭招牌下面压着的宵小，不再将青春都浪费在骂和空打

鼓上。可以研习马列主义，但不至于整日躺在故纸堆；在社会上做些实事又不急躁或太谨慎，只是稳扎稳打地迈着步子。

相信到时，这块原先闪着金光的招牌总不至再散着臭气的吧。

皖中某金属零件加工厂考察散记

风子

大暑天炎热，地面亮晃晃的，只有天上分明好看的蓝白色会让人心里凉爽些。

出了站，走了半公里就到了厂房区的南门。我进去边走边瞧，里头有好几个大厂房，旁边还建着小的隔厂，其中两个房里堆满了纸箱子，一两人在三轮车、货车旁来回地装运，都是物流行业常见的景象，剩下的厂区里则都是机器。再往前走，能闻到刺鼻的油漆味，应该是化工类的厂，不过不是我这次考察的对象。

我先前联系过厂长，人很热情好客，是我父亲的朋友。离他们的厂还有一段距离就远远地看见他在等我，走到跟前时，他的眼角就笑成了一堆褶子，拉起家常，问我怎么来的，又感叹着凭我自己就可以跑来这么远的地方。

厂房的门是敞开的，里面很热。袋装的金属碎屑里掺着烟头，与各样的精细机器和物料一同摆在灰黑的水泥地上。高些的地方有个显眼的红色行车，横在两旁的滑轨，可以用来调整机器的位置。

“来了就像自己家，别客气。”他给我递了瓶水，让我一起去办公室吹吹凉。“这天是真的热，里面老闷了，比外面还热。”他给我搬了个椅子后接着把电扇打开，看我盯着桌上的图纸，便介绍起来，说这个数字对应的是……其实是圆柱体…… ϕ 多少多少。后又说起原来的厂因为经济下行倒闭了，所以整个厂区被分开租出去了。老板除了他还有两个，整个厂房十几个人，有些中年女工，也有挺多小伙子。他的厂区总共有三个人干活，都是自家人，关系都很好。平时生产压缩机螺纹对接连杆等零件，种类比较广。虽然人少，但就算订单多些的时候加加班也是能达标的。至于订单这些揽生意的活，则是交给了别人经销。“近来行情不好，订单没有以前多了。”他告诉我，过去每月能赚个三四万，年产值是一百多万；现在只有两三万甚至不到了，年产骤减至几十万，再减去材料费，电费，维护费、房租等等几乎不剩多少了。加上行业竞争激烈，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他们这早上八点开工，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晚上六点下班。厂里有个厨房，平时会带点菜过去炒炒，午饭就在厂里吃。冬天因天黑得早会提前半小时下班，偶尔因忙碌加工至凌晨。厂长说，他周日都会去钓鱼，偶尔打打台球。除此之外的时间

用来陪伴妻子和在上学的两个孩子。他以前是木器雕刻工，因新千年的下岗潮冲击丢掉了工作。后来在加工厂里学到技术了自己单干，这行已经干了二十多年。编程、机器修理调整等新技术也是自学的。那些结构复杂的各样机器，他说使用好至少需要学一两年。当问及对生活的感受时，他说：“我也不想像其他老板那样想干得多么大，能够家人过得差不多就行，平平安安就好。”

谈话中途，一个中年男子推门近来，让他下去。因为天气原因，铁皮厂房像一个巨大的蒸笼，把夏日最毒的暑气全闷在里面。如果湿度高些，黏稠的空气应该还能拧出水。再加上租约临期，所以人们正为此在商讨搬迁的事。我去的正巧，他们要去看新厂房，可以一起过去。

这里实在闷热，如果不在办公室，或开着风扇，容易让头脑变得昏沉，好在去的路上凉快。

新园区比老的大得多，一个厂房就有三千一百平方米，上面也多了几层楼，用来摆放家具和开电子厂。一楼已经有些地方给别人用作货物包装和布料加工的场地了，中间用了层铁皮隔开，空了许多地方。并且装了许多卷帘门，拉起来就容易吹到凉快的风，比老厂大，房东又好说话，可见对他们来说是个好去处，所以近来想在新厂区租地的人很多。我总是有些佩服能一直站很久的人，他们在空地上站着讨论了许久也不见腿酸，终于决定隔天过来签租地的合同。

回厂后，我和不很忙的两位工人聊了会。——这里与上千人的企业相比没有特别明晰固定的职务，所以叫起来都较随意，不太熟的用哥姐称呼就可以了。——他们本来都在东边较远的乡镇里生活，老家那边种些黄豆等作物。那时几亩的地还要很多人用镰刀收，但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不需要那么多人种地了，一台机子就足够。慢慢的，年轻些的村民将地租了出去，他们在这时和亲人一道进城里面打工。我对农活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希望能下地体验耕作的感觉，还能帮帮庄稼人的忙。一位大姐就问我，“你见过一大片大片结满豆子的地吗？这会子正好快丰收了，你中秋的时候可以去看看。虽然现在只有老人才种地了，我们都很久不种了，不过他们还是能带你下地割割豆子的。”

没多久厂里就下班了，可惜我此行的考察因炎热引起的身体不适草草结束。就说说自己的感悟来结尾吧。

去之前，我以为是个多么大的厂，厂长也是个很大的老板。去了才知道，他有双因劳作而变得粗糙的手，和只负责管理，养尊处优的那些人不同。他同时也是工人，有着善良和朴实的品质，他总是对我和蔼地笑，虽然可能有我父亲与他交好的缘故吧，不过还是没见到有什么架子，让人很感亲切。一样有着房贷、孩子上学等等的困扰和压力。所谓“厂长”，在这里不是高高在上的号令者，而是扛起整个家，和这间小厂的劳动者。

回看此行，像一幅不得章法的草书作品。虽然记录了酷热的日光、劳工的部分生活，却没能捕捉到那一套严丝合缝的生

产逻辑，未参与生产的流程。但这趟远行并非徒劳，它至少让我清楚，现实中这样鲜活的生命与宏大的叙事之间还有多远的距离。认清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仍有收获。

并不欠什么

沈曾如

人之间的往来总带着利益的色彩，所以我总疑心周围的谁是不是也要同我交换什么利益。若某个相识的人请或给了自己像是不应得的好处，每每会让我有些难安，像是背了点精神上的债，之后可能找我讨的。相反，要别人花了我的许多东西，却装无事发生，我就格外在意。所以遇到这种时候，总是划清界限，还或讨清了这“债”，不让谁与我互欠。

不过这两天所发生的事，很深地启发了我，使我决心要改变了这一想法。

仲夏的时候，我在校园墙见到有人在寻书友，作些交流。我很感兴趣，便和他认识了，我们相谈甚欢，很快就要好起来。就称他 S 君吧。

他生在乡村，后来到市里面的学校念书，除我外似乎没有同样好的朋友。总能感到他平日的内心有时变得空虚或忧郁。

但他大部分时候两眼常闪出孩子稚气似的光，心思细腻，很会关心人。

我在他这里受了许多照顾，因此对他说：“你真是对我太好了，感激不尽，我送你一本手账聊表谢意吧。”

他听了很是欣喜。

“哈哈，那我很期待了。”

不过我仍是想着，必须多看些书，研究些东西，以思想的精进为主要。如果别的什么，和我定下的目标——成为实在的战士和培养这样的战士——没多大关系的，就不理会。这想法常常胜过对S君的感激，所以总做着这之外的事。我平日不会做手账这样的东西，所以回礼做起来也慢得很，这承诺就拖了起来，同时令我有些着急。

有次我们一起走路的时候，我不堪心灵的责问，便直接将实由告诉他了。

他听了后有些愠形于色，须臾，声音洪亮地告诉我道：

“对你好只是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单纯希望你快乐，想为你做些什么，并不求什么回报，在我看来这是件很寻常的事情。因此你也不欠我什么。”

我霎时才觉得，这世故的债，被我的拧巴脾气放得很大，将友情于无形中拉得很远，胸中不由得一阵酸苦。我或许不自觉地将他当成什么精神资本家一样，要偿还他对我的友情。

他这时看似心情也越发的闷了，步伐缓了下来，眉头也皱成了个“川”字。

我们还说了许多话，但难以平复他的心情，他最后也不想见我似的走远了。留我伫在路边，仍想着他说的“不欠什么”。

我平时并不特别注意自己的内心，可回应S君的期待只有失望与无奈时，才知道这样待人处事，对亲朋好友的伤害有时会多么大。

想来，这并不存在的债是源自被社会异化了的认知。原本互给好处的礼尚往来应该只是人情之常，现在却都变成交易良好关系的货物，变得似人非人了，让我和S君变成了不平等的朋友。这买者和卖者的逻辑，竟悄悄地写在了我的心底！

我那份尚不能拿出手的礼，对远在他乡的S君，不知有多大的慰藉呢？礼品背后那个批着层道德的债的名头，不知对他又有多大的伤害呢？这些直震心灵的发问刺着我，使我决心实际改变不公的社会的第一步，就从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做起。

国内社会热点事件简评

——武汉图书馆猥亵事件

沈曾如

像六七月这次事，还有挤地铁“猥亵”的事等等。光日之下，并不新鲜。对待这样的事的优秀正解已有不少前辈发过，但还是唱唱老调，聊聊此事表现处社会舆论中的某种现象——男女对立。

某女性用铁的硬刀子、流言的软刀子砍男人，但自己无事。被砍者和只是拿着手机的人，倒面临着失了学业、工作和社死的难题。而凶手的生活依旧铺满鲜花，甚至还有越好的迹象，好似如今已经女尊男卑，要给老少奶奶们说声“母喜”了。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几千年的秩序一定被矫枉过正，像家务女性包揽，天天“唯酒食是议”，一生育即降薪等等，总之还是不平等。

要问，是谁有如此神通，可以将“人”字拆成两条撇捺然后让其各自打架？

男人？女人？但答案并不是这两个，它只能算对了一半。

谣啄四起时，言语暴力的帮凶不见得都是清一色的是男或女；帮辅着侵犯强奸的，也可能是和受害者一个性别。而审判

这一切的学校和法庭，则用处分和刑罚和高堂之下的男男女女们划出了泾渭分明的阶级线出来，但他们用各样的方法给这分界的线遮了布，如雇些作新闻的走狗，以蔽世人眼。

作出清晰又模糊的高低之分的那些人类之渣，才是真正的元凶。

其实事实是很明晰，冤枉和被伤者不用特意看是雄的还是雌的，总之是个弱勢的罢了。不用因荒唐世道就对异性疏远敌视，那才正要着了鬼道，相信用阶级分人类者还是多于用男女性分人类者，性别的对立只是暂时和部分的。

为痛击真正的敌人，男女同胞应同气连枝，共气一体！做到真正的联合！

左翼怪象（一）

沉曾如

甲：这些天了，宣传还是没多大进展，我说，这个方法应该……，这样改才行。

乙：以一直坐着也不很忙，我辛苦得多，不能这样比。这个办法，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乙：这个模式是我们发展到现在都在用的，它可能有时效率不高，但是稳定的。况且，你这样讲，可在工厂里的日子却没别的同志多，他们都没怨言，怎么见得偏你就对？

乙：不要用这个当你小资习气的挡箭牌了，如果吃不了苦就直说吧还是。你去翻《列宁全集》×卷××页那里说宣传的片段，看上面说的话可有错，你觉得你能有列宁高明么？

甲：胡话！我做 CNC 的，休息很少。你们那个岗倒是可

紧接着乙便说起了各样艰深的理论话。

甲：……行吧。

薪炭

风予

乌云做的生铁压着地面

万物生灵喘不过气

但在还有些空隙的盆地里

铁石搬起自己敲铁石

被驱赶的枯树不解地望着这原始的动作

突然

迸出的一颗火星慢慢把树皮划开一道朱红的口子

噼里啪啦！烽焰直升

聚成一只羽色艳丽的鸟冲向空中

把黑天穿出了一个白色的洞

于是看到了

原来那里藏着温暖和幸福的家乡

本刊启事

我社胸怀扬寰球红旗的壮志，奈何还十分缺乏力量。所以，非常希望认可我社主张的同志能参与我们的事业中来。但虑及人身自由会因随意来往不保，还需先建立长期的联系，故作以下征求：

一

写篇能尽可能完整地表达自己观点或感受的文章发过来。主题不限，如有涉及自传性部分请不要虚构。文风不可陈词滥调（比如说我们应该革命、应该走出书斋、燎原大群应该倒闭等）、太啰嗦。如果不希望刊登请备注。

二

欢迎对《语苗》提出科学的批评，或是建议。

须知

- 投至我社电子邮箱 saplingbookstore@keemail.me 即可（请用国外安全邮箱）。
- 来信标题请按“【类型】主题—作者”的格式。例如，【启事一】自我介绍—小明。

- 附上笔名（不能与网络、真实用名重合），如果没有，一律“读者”处理。
- 如有幸得到某位同志的信任，可以附上自己的所在地，若能确认观点和立场正确的前提下，我们或将为同市（县）或同都市圈的人提供一些联合的帮助。

如此算是以文会友，用书面交流的方式熟悉彼此。当然，有别的想法也可以邮信我们，有空一定回复。另外，若文章有需要订正的，我们会事先和作者讨论以求同意。

切切，此布！

语苗社

二〇二五年七月

福田